

第四十八课 北岩藏圣地与仁珍历算

〔财旺诺布 33-35 岁（1730-1732）·创立历算法 | 地点：北岩藏区各地〕

今天讲第四十八课。上一堂课讲到财旺诺布三十二到三十三岁的事迹，包括他去见到当时噶旺多杰宁波大师的亲传心子、一位有名的成就者乌金丹增——他别名达珠丹增——两人会面，互相传授各自的法门、彼此结缘。后来又提到他的一位随侍、心子乌金村里丹增。

乌金村里丹增与前面说的乌金丹增名字相近，却是两个不同的人：前面的乌金丹增，是伏藏师玉扎娘波大师的转世、噶旺多杰宁波伏藏师自己的心子；而乌金村里丹增，是财旺诺布自己的心子、弟子。他自己的著作里提到，这位弟子是他的八大心子之一，也是后来协助他将全部著作集结成册的极重要传承祖师。

这位祖师极为低调，他对他的描述是：极务实、极老实，不到处攀缘，静心安静地把事做完，品性行为都非常优良的好弟子，任劳任怨，随他上山下海、去很多地方，都有他在旁随侍帮忙，是他极信任的弟子。

后来他曾授意安排他去噶陀寺升座、当住持、引领噶陀派；但当时噶陀派有些人看不起他，觉得他不过是个无名无身份、他旁边的一个随侍，怎有资格坐噶陀寺的法座，于是拒绝了。之后他又再安排要让他升座，也没成功。

但他后来讲，若让这位弟子去当噶陀寺住持、法台，噶陀寺未来教法会弘扬得很好、许多障碍会消除；可噶陀寺当时有自己的障碍，虽尊敬他，却无法接受他所挑选指定的成就者，于是错失了许多殊胜因缘。噶陀寺后来在教法传承中也遇到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他的预言里都讲过，有些话讲得不太好听，当时或许有人以为，他是不是因为自己弟子不能去升座而抱怨、才讲这些难听话。

但实际上，他做的这些预言后来全部实现了，噶陀寺此后几百年直到如今都应验了，没有一个没实现，毋庸置疑。本来今天该直接往下讲，不过这几天宝上师又跟我强调，要把他到金刚亥母圣地这一段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下次考试宝上师可

能会考这里。这就是上次讲的：古印度时期一个极有名的小国，叫雅泽国，是一位有名的佛教国王所引领的城市。

后来这地方荒废，因时代变迁，变成一个名叫茨冷的外道国王所引领、统辖二十多个名叫 Bala 的外道小国的国家。那地方有一座名叫班扎勒的雪山圣地，山上有一处天然尸陀林。他认为这是胜乐金刚与金刚亥母特别加持的圣地，有极重要的寓意，便在那里做了许多会供。也正是在那地方，他修行与种种因缘成熟。

他自己的著作里讲，一方面自身内心多有证悟、智慧增长，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圣地巨大的加持，在这内外因缘交合之下，财旺诺布顿悟了不分宗派的思想。这是整个藏传佛教「不分宗派」运动观念的启蒙与起源。

在他之前虽也有类似的高僧大德做过类似表态，但具体、完整、有系统地讲述所谓不分宗派的利美思想，是从他开始的——就在他这个年纪、这个圣地，第一次有了这样重要的证悟。宝上师说，仁珍传承也正是从这时正式成立。前面讲过，一个重要传承的成立需要诸多因缘条件：除了要有自己完整的三根本修法与次第之外，还要有自宗的宗派思想。

财旺诺布、也就是仁珍传承的核心思想，正是不分宗派的利美思想。当然，如今看来，各宗派、各高僧大德在这种观念上都有自己的差别与独到之处；他自己也有独有的一套不分宗派的概念与解释角度。总之，仁珍传承这套较独特、不与他人宗派混淆的利美思想，在此时正式启蒙，仁珍传承也在此时正式立下。这地方宝上师再三强调，要再跟大家讲一遍，所以考试一定会考。

当时当地许多僧俗大众都来亲近财旺诺布，向他顶礼、乞请教法，他也与大家结下灌顶与教法的法缘，并在当地发起广大善行，劝众人行种种利益众生之善，将当地众生安置于解脱与无上菩提的解脱道上。此后，他来到汉藏交界处一个名叫桑竹曲定的隐密处闭关，继续修持。这里看到，他只要一有空闲、没有要事，几乎都到许多殊胜圣地闭关。

一位已证悟到那么高的大菩萨，尚且不断在修行上精益求精，何况我们凡夫俗子，更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只要有空闲、有那种自认可以娱乐、可以发懒、可以

躺下的时间，都该拿来修持佛法。尤其若有机会、有条件，宝上师也鼓励大家去山洞里闭关。

去山洞闭关，不是说到了山洞就会证悟增长、就会变多厉害，也不是去闭一下、出来跟大家炫耀「我在山洞里闭关怎样怎样」——不是为这个，而是要让大家为自己的修行负责、去提升、去反省。

我们常觉得「我这样修几年下来还可以」，觉得四转心法修得不错、菩提心不错、对佛法的信心也不错；但实际上，这若没经过历练、没经过真正面对自己内心打击的体验，这些修行都是虚幻飘渺的。要检验自己的修行到底有没有那个程度，去山洞里待个几天就好。

这时自己的问题全会浮现：远离人烟、看不到人、听不到声、联络不到任何人，眼前除了黑压压的小山洞与一片草原，什么都没有，这时你才能真正看到内心的状况——到底有多少烦恼、多少妄念、多少恐惧、多少孤独感。这时所有痛苦、所有隐藏的妄念都会放大无数倍，你才能好好检视自己的修行，也才能把从修法与闻思里得到的观念与经验真正用上。

我们常想「我对人世已无眷恋，只想赶快死、赶快解脱」；可真去到山洞里，你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真正的反转心、是不是真的对俗世再无牵挂。嘴上讲得好听人人都会，进了山洞，全都真相显露。所以宝上师鼓励大家去山洞里稍微体验一下——不一定七天，三天也行，真不行待一晚也可以。往下说。

祂三十五岁、水鼠年时，前往参访由莲师所加持的圣地象雄拉扎与惹乌藏，瞻仰当地圣像与佛堂，在那里广泛进行三根本的修持与实践。为平息佛法与众生的痛苦灾难、成就自利利他、令一切众生获得真实安乐，祂也撰写、安排了相应的修持仪轨，做了广大的多玛献供与会供法会，并教导当地许多僧才与信众努力修持这些教法。

祂提到的象雄拉扎与惹乌藏两处圣地相距不远、就在附近，也是如今宁玛派六大传承之一的多杰札传承——即北岩藏传承——极重要的根据地。象雄拉扎在莲师

传记里被说是一座特别的山：过去有人在它成名之前就认为它极奇特，认为山有神灵、如有生命一般。

后来莲师在去降伏天龙八部的路上曾来到此地，形容此地很像一座毒龙与宝石堆聚之山，祂在此地居住了三年，所以这是特别受莲师加持的圣地。据说山上许多岩壁悬崖的岩石上，有自然涌现的许多忿怒本尊形象，有的圣地志赞叹说山上有五百尊形象显现。此地后来有传承的大持明匠成大师在此弘扬被掩藏的教法传承；从辅图上取出教法的地点，就在如今吉隆县境内那些圣山的北面。

据说过去赤松德赞曾请问莲师，这些被掩藏的教法要埋藏于何处，莲师便对当地做了预示。到财旺诺布的时期，此地寺庙在准噶尔战争中被彻底摧毁——祂二十几岁时爆发的准噶尔战役，把这两大传承的寺庙摧毁殆尽，前面讲过。此后匠成大师又将当地重建，里面供奉着从一位仁波切处迎请来的圣物，包括一个金猴抱着油灯灯杯的样子。

据说这是打开北岩藏伏藏洞的其中一个开关：过去说，成就者要开启北岩藏伏藏洞，须先点燃这油灯，再用预言的伏藏钥匙，就能开启北岩藏伏藏的大门。据说门里通到另一个异度空间，甚至人进去便回不来，有这样的传说。另外，传承里最重要的大师鸠宇成就者，也从伏藏中取回许多圣物，包括会开口说话的莲师像、代表大藏经的尊圣佛塔等。

据说这伏藏洞里有类似蛇脊椎骨样子的岩石，有能力辨别的伏藏大师都能从这石头开启伏藏门、取得许多伏藏宝筐，所以此地也算莲师极重要的一处伏藏聚集地。莲师在很多地方都埋藏伏藏，但有几处特别之地是有极广大伏藏聚集于一处的，象雄拉扎便是其一。另一处便是惹乌藏，就在它旁边而已，两处圣地相邻，可以一起朝圣。

惹乌藏之名，主要因这座山的形状很像乌龟的背——过去认为乌龟是吉祥生物，山形长得像龟壳龟背，便被视为极吉祥，故称为「吉祥、贤善之山峰」。它的建立时间比象雄拉扎稍晚，最初建于十六世纪中期。当时被称为莲师亲自转世的古

顿巴大师，与他哥哥阿里班钦丹巴旺杰两人合力，挖掘了贝延藏的法门，其中包含宽论连提、空性心滴等，后来成为宁玛派极重要的法门。

这座寺庙、圣地，也成为古顿巴大师弘扬教法的重要根据地。这座扎桑寺的建立缘起，据说是莲师有一次带曼达拉娃佛母经过此地，在山上留下自己一块衣角，后被伏藏起来，到古顿巴大师时取出，认为这是极不可思议的圣地，便在那里建了寺。后来扎桑寺曾一度成为宁玛派四大寺院之一。噶举派有名的大成就者唐东嘉波大师，约十三、十四世纪也在此修行过三年。

这寺庙过去的历史里，明朝时就已得到明朝皇帝特许，说它可以有独立行政权，不属前藏或后藏任何政治势力管辖。扎桑寺辖区内，包括拉让寺、拉孜县的猛盖那萨寺、贡巴强寺、多杰札寺，以及尼泊尔境内的却当寺等，过去都隶属扎桑寺管辖。过去许多寺庙对其他寺庙有统御权、管辖权，有时便依行政统御权来判定某寺属哪一教派。

贡嘎的多杰札寺，由当时土司杰西多杰作功德主而建，自古顿巴大师成为多杰札寺第一代住持、第一代转世活佛之后，一直延续，扎桑寺也延续至今。过去他们寺庙的大堪布或活佛之位，大多是父子相传。

他们大殿里供奉一尊极高的泥塑莲师像，据说有十米多高，且这佛像神奇地曾两次开口说话，算是寺里极重要的圣物，许多信众、尤其当地信众都不辞千里、甚至发愿要朝拜一百次以上，来向佛像顶礼、发愿。据说寺里还藏有一尊约六十几公分高的石头佛像，是莲师过去用神通带来此地放着的。寺里还有历代住持活佛的肉身不坏像，当地许多寺主圆寂时都达到了金刚不坏的成就。

像这几年仁增多杰札·仁增钦波圆寂时也一样，以禅坐姿势圆寂、肉身不坏。这寺庙本还珍藏许多珍贵文物，从明朝起，许多高僧大德、官员、功德主进献的宝物都藏在寺里；但后来动乱时大部分被摧毁，寺庙喇嘛以保护圣物为主，文物便无法妥善管理，很少留下。

据说过去莲师还在此地留下自己的脚印石，以及祂显神通「你把这石头拿过来」等留下的石头，总之历史上莲师用各种方法在此留下了极多圣物。这里也极值

得朝圣，但现在能不能朝圣不太清楚，很多时候应属不让人朝拜之地。今年不知道，若有机会去朝圣其实很好。这圣地就在拉萨多杰札寺的后山、附近而已，地标很明显，往山上一看就会看到。

在当地朝圣时，财旺诺布又去拜见了当时一位比较有名的成就者，名叫塞顿·仁增根桑耶谢。据说在祂那时期，塞顿·仁增根桑耶谢大师是极著名的成就者，在塞氏家族中也有极崇高的地位。说到塞氏家族，这需要稍微提一下。塞氏家族过去出了极多名人、高僧大德。

在苯教看来，「塞」这姓氏源于苯教过去一位有名的阿塞大护法之名——念作阿塞或阿旭都可以，简称便直接念「塞」。这「塞」是什么？就字面看，是用大漆涂抹皮革或布所做出的一种军用品原料，可拿来做轻便铠甲、头盔、马鞍、武器护手，所以念「塞」。过去头盔若用它做，就叫塞蒙；马鞍若用它做，就叫塞肛。

「塞」也是过去苯教的一处重要圣地，据说在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如今偏木斯塘一带。木斯塘、多波、拉达克过去都属古象雄王朝，以苯教观念看，许多古老小国都是苯教文化弘扬之地。如今还有像四川甘孜石渠那边的阿西科、阿西峡谷、阿西藏堂、阿西草原，以及青龙县的阿西罗木拉、龙女寺等，过去据说都跟苯教的阿塞护法有关系。

「塞」这姓氏在过去藏族文化里，据说是独立于藏区之外的一个部落。传说过去在象雄与雅隆之间有一位加沃通比王子，娶摩嘉冲冲德布为妻，生了三个孩子，名叫布、加、洛；布又与娘家格姆结婚，生下东、扎、朱；另娶摩萨为妻生下摩擦嘎，娶罗刹女为妻生下万、蛋两个孩子，后来合称念查六兄弟。其中的塞冲扎，便是后来塞家族的起源。

有人认为塞、扎、冲这三个世系是分开、不同的，但实际上他们源于同一家族，只是后来才区分出来——就像汉族许多姓氏也是从一个家族分出、变成好几个不同姓氏，一样的道理。总之，过去它被称为高原六大姓氏家族之一；以苯教历史看，塞是苯教四大家族姓氏之一，塞家族曾出过许多苯教的大圆满导师，如耶谢阿伯之类。

而以佛教这一部分来讲，青海热贡那边曾出过极有名的大论师、大教育家塞诺扎西。塞诺扎西是热贡人，也是格鲁派极著名的大学者，出生在一个叫塞娘的地方，后来出名后便以这地方之名作为自己姓氏的开头，成了「塞诺扎西」。他约1678年出生，比财旺诺布早一点，与衮算同一时期，年纪比衮稍长。

他在当时格鲁派大师格登江措的亲传弟子贡嘎次登江措座下受出家戒，被赐名江巴江措。经佛学院学习，十六岁后去了哲蚌寺等三大寺学习，又依止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奥日江措等有名的大成就者，学习各种显密经论。

二十八岁左右进入下密院学习，三十二岁时当嘉木样活佛的侍者，随他一起返回安多的拉卜楞寺，从那时起当嘉木样活佛身边的僧官、当了九年，去维护整顿寺庙的出家人——这僧官就是所谓铁棒喇嘛、如同学校的辅导主任、教导主任，培育了许多僧才，也制止了许多寺庙不如法僧众的行为，得到嘉木样活佛的赞叹。

他二十六岁时就已在桑普寺获得学位，即「时难论师」，那是当时极崇高的学位。也从那时起，嘉木样活佛给他授具足戒、赐法名。他就此出名，一方面因辅佐嘉木样活佛而受大家敬仰注意。后来他在拉卜楞寺担任住持之位，嘉木样活佛将自己的传承、职位与权力交付给他，由他带领拉卜楞寺，成为拉卜楞寺的法台。

他一生也写下许多辩论方面的重要著作，他的摄类学与辩论学成了如今各派僧众要学习的重要参考书，座下培育出的英明辩论大论师也非常多。他比财旺诺布还早圆寂，约1738、39年圆寂。另外，如今也很有名的第五世西藏活佛，也是塞家族的，是班禅大师认证的转世活佛。动乱爆发后他被关进去，在里面不断修持大威德金刚、观音菩萨等修法，达到了一定的证量与成就。

后来1986年出来后，成为第十世班禅大师的侍官、秘书，随侍十世班禅到四川甘孜、西藏、云南等地视察、恢复佛教。第五世西藏活佛与我们的时恭别雅仁波切算是好朋友，两人同是那时代十世班禅身边的两大秘书，常一起工作、上班也坐在一起，是班禅大师很重要的左右手。

他自己传记里提到，1992年他在甘南为六万多名信众举行时轮金刚大灌顶，灌顶中时轮金刚坛上出现自然显现的光柱、穿透天空，以奇特景象出现，让许多人认

为第五世西藏活佛无论修证还是成就都是极伟大的成就者。他前几年、2021 年九月才圆寂。好，先休息一下。继续说回来。

财旺诺布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本身是塞家族的名人，此人被授记为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中的一位——占巴南卡的转世。占巴南卡这位大师，在苯教与佛教中有不同看法：佛教认为他是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皈依莲师、后在莲师座下证得菩萨果位；但苯教自己的说法是，占巴南卡是苯教派去卧底在佛教里的，用卧底身份协助苯教教法不被佛教摧毁、得以保存。

苯教说，苯教教法史里出现过三位占巴南卡：第一位是化身的占巴南卡，是苯教神话历史里他们自己的一位神；另一位是人间的占巴南卡，出生在象雄；还有一位出生在西藏大部地区。据说他们跟苯教创始人辛饶米沃是同一家族，苯教也认为占巴南卡与辛饶米沃是前后世的关系。出生在象雄的占巴南卡，据说是公元前九世纪象雄国王莫克之子。

当时他们有一座穹隆银城，他跟着苯教八大译师学习苯教教法，尤其针对辛饶米沃的《俱舍宝藏论》做了研究，成为苯教教法里极著名的大师。后来他娶了一位印度女子为妻、生下两个孩子，后因夫妻感情不和，印度妻子带孩子回印度去了。这位占巴南卡后来成为象雄的国王以及国师：国王还在时他任国师，国王不在时他自己称霸、成为象雄国王，将苯教教法传播出去。

这里也蛮好笑的是，苯教里很多经典、很多东西都能在佛经里看到完完全全复制的内容、只是把名字改了；不过苯教自己完全不承认，反倒认为佛教所有东西都是抄袭他们的，甚至认为佛陀也是他们的人跑出去而已，如今亚洲所有宗教、所有伟人，无论孔子、老子，还是印度诸神，全都是苯教自己的人跑出去、用不同方式弘扬苯教教法的——他们自己这么认为。

另一位出生在西藏大部地区的占巴南卡，是赤松德赞时期出生的。当时苯教与佛教冲突，他采取的态度就是当卧底：他觉得直接跟赤松德赞国王他们起冲突没果子吃，便假意附和、依顺佛教，藉此躲过莲师、赤松德赞等人的眼目，与毗卢遮

那——他们也认为毗卢遮那是卧底——两人偷偷把许多苯教圣物、经典藏起来，不让人发现。

但实际上，如今出土的很多苯教东西，说实在话都一言难尽、都是伪劣品；只是如今要尊重民族文化，大家不愿讲而已。总之，他为当时政治需求假意归顺佛教、出家当比丘，暗中扶持苯教。后来他卧底当得太好，莲师还把他当成二十五大弟子之一；莲师离开后，他赶快把苯教文化所有东西保留、弘扬起来，能藏的都尽量藏。

所以如今苯教许多他们认定的殊胜教法，他们都认为是毗卢遮那与占巴南卡的恩德保留下来的。

但以佛教观念看：占巴南卡大师过去的确是苯教徒，他本是苯教一位地位极高的大祭司、高僧；不过莲师来西藏后他就依顺了佛教，且不是被胁迫、不是被怎么样，而是他自己研读佛教经典、做过分别、又与莲师及无垢友等大师相处之后，对佛教生起了信心，于是放下苯教崇高地位而归顺莲师，努力修习佛法，后来达到很高成就，甚至有神通。

如今所见二十五大弟子的图画里，他手持金刚铃杵、前方有一头野牦牛，说他能极远处用期克印一指，遥远处的野牦牛便受他控制、被招引到前方，这形象表示他的能力。后来，因他本身是苯教大祭司、知道许多苯教秘密，便把这些苯教秘诀、许多能召唤鬼神的仪轨，全都毫无保留地供养给莲师。

莲师从中挑选了那些有真实用途、真能对天地鬼神产生影响的東西收录起来，也让占巴南卡将这些口诀伏藏起来。这里是一个重要关键：所谓「藏传佛教是苯教与佛教的融合体」，就来源于占巴南卡大师的传记、他做的这些事。

但实际上，我在过去许多堂课、包括佛陀传、莲师传里都一再强调：莲师当时留下的苯教教法，是对一般众生有帮助、有奇效的那部分——驾驭天龙八部、改善大自然危害之类，莲师才把它留存下来，而不是把整个苯教教法都保留、觉得苯教什么都很好都要留，并非如此。

这类东西一般俗称「攘解法」，即用来驾驭天地鬼神的仪式口诀与秘诀，全收录在《十万攘解法》里，没跟任何佛教教法混淆。这是许多人误会之处：莲师没把佛法教法与苯教教法完全掺和在一起，只收录了那些改风水、改造大自然、驾驭天龙八部的祭祀仪轨与攘解咒术而已。

这也不只苯教——莲师过去在各地流浪传法时，也把其他各地类似的法门口诀流传下来，不管印度哪个宗派的。以佛教角度看，其他教派只要有类似口诀能利益众生，在不影响佛教正确观念的情况下，当然可以留存利用。

就像如今看到的九宫八卦——其实九宫八卦也不能说是外道的，佛教里本就有九宫八卦的说法，《天地八阳神咒经》里就提到了九宫八卦，这可算过去所有宗教、或人类共同的一种资产，不能说单属某一宗教。总之，后来因占巴南卡大师做了这些事，苯教信众便觉得占巴南卡其实还是站在他们这边、是假意归顺莲师、骗过莲师而把苯教许多殊胜东西保留下来的——他们自己这么认为。

后来佛教文献记载，他还有另一个形象：戴着一顶橡皮做的、很高耸的帽子，上面有红头红穗。有人认为这表明他内心潜藏的是苯教徒的一个证据；但其实这也没什么，过去不是说你戴顶帽子就代表你是哪个宗教。

就像密勒日巴的大弟子惹琼巴大师生前也戴一顶白帽子，如今很多苯教徒就认为惹琼巴其实也是苯教徒、因为他爱戴苯教的帽子——不能这么讲，抛开宗教因素，帽子就是一种文化象征，不代表什么。

总之，占巴南卡大师后来也成了很好的翻译师、很好的佛教徒，与毗卢遮那及其他二十五大弟子一同集结莲师的著作、尤其是大圆满的部分，也把莲师传给他的许多伏藏口诀、耳传法门流传下来。

他之后，据说有许多有名的高僧大德被认为是占巴南卡大师的转世：苯教自己有占巴南卡的转世世系，佛教里则有名叫人正钦列仁增、占巴宗得南却等有名的伏藏大师，还有我们如今讲的这位塞顿·仁增根桑耶谢，都被称为占巴南卡大师的转世。

还有十七世纪有名的伏藏大师桑杰林巴——他自己传记里提过，他亲见占巴南卡大师显现身相、给予莲师教法的指示，之后他去嘎隆的墨尔多神山以及冈仁波齐那边取出了伏藏。后来因这缘起，桑杰林巴便发起了在马年朝拜冈仁波齐的活动。如今很多人去冈仁波齐朝拜，据说马年朝拜的其中一个缘由，就来源于桑杰林巴亲见占巴南卡所得的指示、取出伏藏这一殊胜因缘。

这位塞顿根桑耶谢大师，他们父子两人来向财旺诺布请示教法。祂为他们父子传授了大乘的解脱道，并将吉美林巴大师的大圆满心髓的一些法门，以及《贝延藏》里名为《申奥之路》的德东加措、乐空大海等许多殊胜教法传给了他们父子，并对他们倍加赞叹，说他们的修行各方面都已达到很高成就。那时，前一两集提到的康龙巴·贝玛仁珍旺嘉大师圆寂了，在芒域吉隆的洞穴里圆寂。

财旺诺布知道消息后极为感念、感恩，立刻写了祈请他转世、以及感恩他恩德的文章，后来也对他的舍利塔作了广大供养。那时，在扎宗山那边有一个以实修为主的群体，群体中建立了一个每七天举行一次的长修法会。此后祂在此居住的十来个月里，在梦境或净相中开启了许多意伏藏法。

这时有非常多护法神、非常多天龙八部，都来请求财旺诺布开解伏藏的钥匙，希望祂解封这些伏藏的封印，将意中显现的伏藏法都传授出来、流传于世。如今也一样，宝上师这一世也开启了无量无边的意伏藏法。所以我们身为弟子，除了祂广大的教法之外，也要发起虔敬心向宝上师祈求，希望有将仁珍传承及宝上师这一世意伏藏法开启的因缘，希望这些教法流传于世。

祂的预言、以及许多伏藏师的预言都讲过，宝上师的这些伏藏法能传承许多，尤其对末法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灾难、时局变化，还有末法许多令人悲痛的外在环境与内在情绪的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转化与阻挡作用，特别针对末法众生。所以我们身为弟子要不断向上师祈请，一个人祈请、两个人祈请、大家都祈请，希望这意伏藏法也能广大开启。

此后，财旺诺布去往占奏三奏上部的占奏三奏那地方，也遇到一些有缘弟子，在那里开启了一些法门，并为求法弟子传授了百人藏《意成就心髓之灯》的导引等

许多深奥法教，也编写了相关传承祈请文，这些在祂的著作里都有。祂三十六岁、即藏历水牛年时，大多数时间住在后藏地区的南部与北部。

那时祂在章顿上部、后藏上部的降地，一座名叫热地寺的寺庙里，拜见了当时极有名的一位大学者——他是仁增旺姆的亲传弟子、一位翻译大师，名叫嘉瓦洛扎瓦·南嘉。「洛扎瓦」即大译师，称他洛扎瓦，表示他在翻译方面应有极广大的荣耀与功勋；「南嘉」则是那座寺的著名成就者、也是活佛世系，在当时是极有名的大人物。

据说他极精通声律学、修辞学以及天文历算，财旺诺布的传记特别提到，他在这几门学问上的成就极高，在当时极为重要。

他便跟着他学习妙音天女文法的根本经；但因宿世因缘与智慧的启发、以及极高的证悟，祂在完全不费力的情况下便很快领悟了妙音天女文法的精髓，让嘉瓦洛扎瓦·南嘉大师极其惊讶，认为祂简直就是被妙音天女、被文殊菩萨亲自降临的一位大成就者，便赐予祂名号「拉旺羊剑卓比多杰」，即「语自在妙音成就金刚」。

学习完之后，祂又写下了关于妙音天女文法的一篇传承祈请文及其琵琶之音的诗歌。上师以前也讲过：若第一次学藏文、或学好藏文后要第一次翻译藏文佛经，第一个先翻译祂写的这篇妙音天女文法传承祈请文，或另一篇祂的文殊经鬘祈请文，以此做一个好缘起是最好的。

当初我第一次要翻译《仪轨》时，宝上师也要找这个给我，不过当时祂的全集还没整理好，宝上师花了几天才无意间翻到。当时我比较心急，就先把宗喀巴大师较有名的那篇白妙音天女祈请文翻译出来了。但后面若有人想学藏文、或为语言文法做一个殊胜缘起，先念诵祂写的这篇妙音天女文法传承祈请文或另一篇文殊菩萨传承祈请文，应该很好。

宝上师会特别这样提，应该是有特殊的加持与因缘。此后祂又写下一些诗歌作品，之后听受了《思境三章》的详细解说，又去学习天文历算。当时为了让弟子们进入天文历算这门广大学问，祂自己把许多历算流派全都精深地学习、完全通达。

当时西藏最有名的流派是普庇日、孟派普巴力，此外还有时轮金刚、金刚空行、金刚思措等密续所延伸出的历算学。

他将这些教法个别精通之后，依自己对各流派的见解，编写了一部以时轮金刚密续为主导的历算方法，名叫《卡吉杰玛那吉德》，意即「心算精要口诀、成就历算普延宝镜」的论著。再配合其他补充资料，他创立了一套属于仁珍传承自己的历算，叫「仁珍成就历算」、仁珍卓吉。所以仁珍传承里不只有教法，其他五明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学识。

当时他的亲传弟子中，有多堪巴、久荣迭轰嘎拉玛旺嘉、当日瓦、陈林阿拉布吉等好几位仁珍历算的亲传弟子。这几位在学习、修行与历算方面都有极高成就，将仁珍历算带往各地弘扬，一度在那时代成为极有名的历算。后来仁珍传承的历算又开发出几个新传承，但如今除两个传承外，大部分都已断绝。

其实仁珍传承的历算方法比其他历算还要简单，可说他是为了让想学的人能快速通达，用了许多善巧方便，让大家能快速学习。我也希望以后上师能跟大家传授仁珍历算；至于我们仁珍传承之外别的传承会不会再用，就不知道了。

这仁珍历算过去曾发生过一件事，导致它名声败坏：据说过去在八邦寺弘扬得还很兴盛时，有一次八邦寺自己的历算师用仁珍传承历算去运算，算错了东西，又没注意到，那一年把算出的结果张贴给大家看，结果那年很多都算错了，尤其日食月食错得更离谱。

于是不明就里的人便诋毁、产生谣言，用开玩笑的方式说仁珍传承历算最特别之处就是日食月食每个都算错——用这种谣言诋毁。这或许只是一时戏谑之言，反而造成很大的波及影响。从那之后，仁珍历算传承就衰落了。很多人也不去查原因、不好好解释；后来知道错了，也没人出来忏悔、澄清这些事，所以它遭了不白之冤。

如今仁珍传承历算，可能只作为藏族历算学的一个辅助、或曾存在的一个例子来讲述，真正去用的人已非常少了。其实这历算方法，在过去也算是一种科学。古

代科学最主要的便是天文历算。从佛陀时代起，将时轮金刚的本续及其辅助文献全部确立、翻译、集结、诠释之后，才有了时轮的历算方法。

尤其萨迦派的大师，如萨迦班智达大师，对时轮历算做了大量讲授与研究；到十二、十三世纪八思巴大师掌权后，其座下有几位著名学者，又对这部分做了更多研究，也参照了当时汉地的农民历，推出了一种更新形态的「萨迦历」，让西藏天文历达到很高成就。但当时萨迦历算里没有详尽的缺日、重日、日食月食推算内容，仍有瑕疵。

后来十三、十四世纪第三世噶玛巴大师时，依时轮金刚略续重新做了一些调整；再经布顿又在此之上做了许多细节解释。之后又有众多星算大学者写下大量星算著作。到大概十四、十五世纪，有一位大师依循这一传承重新撰写了一部《历算大合集》，此时便把这历算称为楚布历书，成了楚派、楚布式的历书算法。

此后又有所谓三南地区出现的历算三大师、或称历算三杰——普巴·仁珠尼加措、尼罗桑尼加措与扎琼雍丹尼加措。他们把时轮立法宗许多没解决的问题全部校正、解释完，一起推出了「白莲花青羽」传承的历算，也从此开创了扎德普巴派的历算传统。这扎德普巴派后来成了西藏历算学影响最大的一个历算传承。

到财旺诺布在世那时，扎德普巴派在历算学上影响仍最大，只是要学会这派历算不太容易。到第五世观音尊者时，他特别写了关于这方面的历算。五世观音尊者圆寂后，他的大弟子第司·桑结嘉措又依据先前的普巴历算，写出一部新型普巴历算的解释，名叫《普巴历算善说解释·白琉璃》。他许多著作都以白琉璃、黄琉璃的方式来编，这《白琉璃》在格鲁派极为重要。

他还有另一部也很重要，叫《黄琉璃》，里面讲了大量关于天龙八部、关于《天地八阳神咒经》的细节解释。此后，大司徒曲吉炯内班智达又重新完善了许多天文历算，将过去楚布派的历算方法重新弘扬。财旺诺布之后，又出现一位嘎玛·仁林丹增，他依循众多教派之长，推出新型的巴棒历书、巴棒历算，但主体仍以楚布派历算为主。

1747 年，又出现一位伊喜巴珠，融合其他派系，创作出《黑白历算精要及明镜》，并推出一些新的推算方法，成为格鲁派新历算的一个传统。这样一直延伸下来，到 1796 年，当时的土观大师土观·洛桑曲吉尼玛又重新将过去这些历算做了编著，成立了一个名叫学者星宝派系的新历算。

西藏历算的传承有很详尽的历史，一直蓬勃发展至今，仍有非常多人使用；不过如今看来，时轮历算、普巴的时轮历算还是最多人使用的。宝上师之前也对仁珍传承历算做过研究，发现若用仁珍传承历算再配合历史考证，去推算佛陀出生的年份，他说应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只是这部分还需很多人去弘扬发展。

以仁珍传承推算出的释迦牟尼佛出生日子，与现今所有历算算出的时间，有蛮大差异；但宝上师说，用仁珍传承历算算出的佛陀出生日，再往后延伸考察后来的历史变迁，却完全吻合：如释迦牟尼佛出生后周围环境的变化、几月时附近开白色的花、几月时环境有何改变、他的孩子出生时正逢月食，以及他弘化历程中何时出现地震——这些都有历史记录。

若完全用仁珍传承历算推算出的时间，便与佛陀一生各时期所发生这些事的时间完全吻合，所以宝上师认为仁珍历算其实极不可思议。只是懂它的人还是太少，真正完全精通的人不多；又加上过去蒙受的不白之冤、被大家遗忘看轻，实在可惜。好，今天就讲到这里。